

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

郝鑿 僧契虛

郝鑿

滎陽鄭曙，著作郎鄭虔之弟也。博學多能，好奇任俠。嘗因會客，言及人間奇事。曙曰：「諸公頗讀《晉書》乎？見太尉郝鑿事跡否？《晉書》雖言其人死，今則存。」坐客驚曰：「願聞其說。」曙曰：「某所善武威段揚，為定襄令。揚有子曰恕，少好清虛慕道，不食酒肉。年十六，請於父曰：『願尋名山，訪異人求道。』揚許之，賜錢十萬，從其志。段子天寶五載，行過魏郡，舍於逆旅，逆旅有客焉，自駕一驢，市藥數十斤，皆養生辟穀之物也。而其藥有難求未備者，日日於市邸謁胡商覓之。恕視此客，七十餘矣，雪眉霜須，而貌如桃花，亦不食谷。恕知是道者，大喜，伺其休暇，市珍果美膳，藥食醇醪，薦之。客甚驚，謂恕曰：『吾山叟，市藥來此，不願世人知，子何得覺吾而致此耶？』恕曰：『某雖幼齡，性好虛靜，見翁所為，必是道者，故願歡會。』客悅，為飲至夕，因同宿。數日事畢將去，謂恕曰：『吾姓孟，名期思，居在恒山，於行唐縣西北九十里。子欲知吾名氏如此。恕又為祖餞，叩頭誠祈，願至山中，咨受道要。叟曰：『若然者，觀子志堅，可與居矣；然山中居甚苦，須忍饑寒，故學道之人，多生退志；又山中有耆宿，當須啟白。子熟計之。』恕又固請。叟知其有志，乃謂之曰：『前至八月二十日，當赴行唐，可於西北行三十里，有一孤姥莊，莊內孤姥，甚是奇人。汝當謁之。因言行意，坐以須我。』恕再拜受約。至期而往，果得此孤莊。老姥出問之。恕具以告姥。姥撫背言曰：『小子年幼若此，而能好道，美哉！』因納其囊裝於櫃中，坐恕於堂前閣內。姥家甚富，給恕所須甚厚。居二十日而孟先生至，顧恕言曰：『本謂率語耳，寧期果來；然吾有事到恒州，汝且居此，數日當返。』如言卻到，又謂恕曰：『吾更啟白耆宿，當與君俱往，數日復來。』令姥盡收掌恕資裝，而使恕持隨身衣衾往。恕於是從先生入。初行三十里，大艱險，猶能踐履；又三十里，即手捫藤葛，足履嵌岩，魂竦汗出，而僅能至。其所居也，則東向南向，盡崇山巨石，林木森翠。北面差平，即諸陵嶺。西面懸下，層溪千仞，而有良田，山人頗種植。其中有瓦屋六間，前後數架。在其北，諸先生居之。東廂有廚灶，飛泉簷間落地，以代汲井。其北戶內，西二間為一室，閉其門。東西間為二室，有先生六人居之。其室前廡下，有數架書，三千卷。谷千石，藥物至多，醇酒常有數石。恕既謁諸先生。先生告曰：『夫居山異於人間，亦大辛苦，須忍饑餒，食藥餌。能甘此，乃可居。子能之乎？』恕曰：『能。』於是留止。凡五日。孟先生曰：『今日盍謁老先生。』於是啟西室，室中有石堂。堂北開，直下臨眺川谷。而老先生據繩床，北面而齋心焉。恕敬謁拜老先生，先生良久開目，謂孟叟曰：『是爾所言者耶？此兒佳矣。便與汝充弟子。』於是辭出，又閉戶。其庭前臨西澗，有松樹十株，皆長數仞。其下磐石，可坐百人，則於石中鑄局，諸先生休暇，常對棋而飲酒焉。恕為侍者，睹先生棋，皆不工也，因教其形勢。諸先生曰：『汝亦曉棋，可坐。』因與諸叟對，叟皆不敵。於是老生命開戶出，植杖臨崖而立。西望移時，因顧謂叟可對棋，孟期思曰：『諸人皆不敵此小子。』老先生笑，因坐召恕。『與爾對之。』既而先生棋少劣於叟。又微笑謂恕曰：『欲習何藝乎？』恕幼年，不識求方術，而但言願且受《周易》。老先生詔孟叟受之。老先生又歸室，閉其門。恕習《易》逾年而日曉。占候布卦，言事若神。恕在山四年，前後見老先生出戶，不過五六度。但於室內端坐繩床，正心禪觀，動則三百二百日不出。老先生常不多開目，貌有童顏，體至肥充，都不復食。每出禪時，或飲少藥汁，亦不識其藥名。後老先生忽云：『吾與南嶽諸葛仙家為期，今到矣，須去。』恕在山久，忽思家，因請還家省覲，即卻還。孟先生怒曰：『歸即歸矣，何卻還之有！』因白老先生。先生讓孟叟曰：『知此人不終，何與來也？』於是使歸。歸後一歲，又卻尋諸先生，至則室屋如故，門戶封閉，遂無一人。下山問孤莊老姥。姥曰：『諸先生不來，尚（明抄本「尚」作「向」）一年矣。』恕因悔恨殆死。恕在山間，常問孟叟。『老先生何姓名？』叟取《晉書·郝鑿傳》令讀之，謂曰：『欲識老先生，即郝太尉也。』」（出《記聞》）

僧契虛

有僧契虛者，本姑臧李氏子。其父為御史於玄宗時。契虛自孩提好浮圖民法。年二十，髡髮衣褐，居長安佛寺中。及祿山破潼關，玄宗西幸蜀門，契虛遁入太白山，彩柏葉而食之，自是絕粒。嘗一日，有道士喬君，貌清瘦，須鬢盡白，來詣契虛，謂契虛曰：「師神骨甚孤秀，後當遨遊仙都中矣。」契虛曰：「吾塵俗之人，安能詣仙都乎？」喬君曰：「仙都甚近，師可力去也。」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。喬君曰：「師可備食於商山逆旅中，遇撻子（音奉，即荷竹囊而販也），即犒於商山而饋焉。或有問師所詣者，但言願游稚川（「川」原作「用」，據黃刻本改。），當有撻子導師而去矣。」契虛聞其言，喜且甚。及祿山敗，上自蜀門還長安，天下無事。契虛即往商山，舍逆旅中。備甘潔，以伺撻子而饋焉。僅數月，遇撻子百餘，俱食畢而去。契虛意稍怠，且謂喬君見欺，將歸長安，既治裝。是夕，一撻子年甚少，謂契虛曰：「吾師安所詣乎？」契虛曰：「吾願游稚川有年矣。」撻子驚曰：「稚川仙府也，吾師安得而至乎？」契虛對曰：「吾始自孩提好神仙，常遇至人，勸我游稚川，路幾何耳？」撻子曰：「稚川甚近。師真能偕我而去乎？」契虛曰：「誠能游稚川，死不悔。」於是撻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，治具。其夕即登玉山。涉危險，逾岩巖，且八十里，至一洞，水出洞中。撻子與契虛共挈石填洞口，以壅其流。三日，洞水方絕。二人俱入洞中，昏晦不可辨。見一門在數十里外，遂望門而去。既出洞外，風日恬煦，山水清麗，真神仙都也。又行百餘里，登一高山。其山攢峰迴拔，石徑危峻。契虛眩惑不敢登。撻子曰：「仙都且近，何為彷徨耶。」即挈手而去。既至山頂，其上坦平。下視川原，邈然不可見矣。又行百餘里，入一洞中。及出，見積水無窮，水中有石徑，橫尺餘，縱且百餘里。撻子引契虛躡石徑而去。至山下，前有巨木，煙影繁茂，高數千尋。撻子登木長嘯，久之，忽有秋風起於林杪。俄見巨繩係一行囊，自山頂而縋。撻子命契虛瞑目坐囊中，僅半日。撻子曰：「師可寤而視矣。」契虛既望，已在山頂，見有城邑宮闕，瓊玉交映，在雲物之外。撻子指語：「此稚川也。」於是相與詣其所。見仙童百輩，羅列前後。有一仙人謂撻子曰：「此僧為何者？豈非人間人乎？」撻子曰：「此僧常願游稚川，故挈而至此。」已而至一殿上，有具簪冕者，貌甚偉，憑玉幾而坐。侍衛環列，呵禁極嚴。撻子命契虛謁拜，且曰：此「稚川真君也。」契虛拜，真君召契虛上，訊曰：「爾絕三彭之仇乎？」不能對。真君曰：「真不可留於此。」因命撻子登翠霞亭。其亭互空，居檻雲轟。見一人袒而瞬目，發長數十尺，凝膩黯黑，洞瑩心目。撻子謂契虛曰：「爾可謁而拜。」契虛既拜。且問「此人為誰？何瞬目乎？」撻子曰：「此人楊外郎也。外郎隋氏宗室，為外郎於南宮。屬隋末，天下分磔，兵甲大擾，因避地居山，今已得道。此非瞬目，乃徹視者。」夫徹視者，謂目於人而見其心也。

虛曰：「請寤其目。可乎？」撻子即面請外郎，忽寤而四視，其光益著，若日月之照。契虛惻然背汗，毛髮盡勁。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。撻子曰：「此人姓乙，支潤其名，亦人間之人，得道而至此。」已而撻子引契虛歸，其道途皆前時之涉歷。契虛因問巖子曰：「吾向者謁見真君，真君問我『三彭之仇』，我不能對。曰：「彭者三屍之姓，常居人中，伺察其罪。每至庚申日，籍於上帝。故學仙者當先絕其三屍，如是則神仙可得；不然，雖苦其心無補也。」契虛悟其事，自是而歸，因廬於太白山，絕粒吸氣，未嘗以稚川之事語於人。貞元中，徙居華山下，有滎陽鄭紳、與吳興沈聿，俱自長安東出關，行至華山下，會天暮大雨，二人遂止。契虛以絕粒故，不致庖爨。鄭君異其不食，而骨狀豐秀，因徵其實。契虛乃以稚川之事告於鄭。鄭好奇者，既聞其事，且歎且驚。及自關東回，重至契虛舍，其契虛已遁去，竟不知所在。鄭君常傳其事，謂之《稚川記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